

青 年 突 擊 隊

姚尚明 金紹卿等作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哈爾濱

目 錄

機器休養院·····	劉振武 (一)
考勤票說話·····	韓統良 (八)
青年突擊隊·····	姚尙明 (一二)
一百袋洋灰·····	金紹卿 (二二)
競賽中·····	劉振武 (二〇)
	野馬 (二八)
	祁醒非 (二八)

機器休養院

(單絃)

劉振武
馬慶山

— 1 —

八角鼓兒響連天(兒)，
唱一段兒牌子曲兒叫單絃(兒)，
機械化施工，省人又方便(兒)，
新事物，有人偏不接受，
人海戰術，搖旗吶喊，有機器他不用叫它
去當休養員(兒)。

說的是有座機器休養院(兒)，
緊挨着工地靠一邊(兒)，
面積寬來規模大，
光房子足有五六間(兒)。
因為它是個臨時的，
蓋的挺簡單不太美觀(兒)，
板皮牆來，炕蓆蓋，(兒)

通長的屋子沒有單間(兒)，
四外都拉着鐵絲網，
圍着房子一大圈(兒)。
正東留了個大門口，
門上掛着一塊牌(兒)，
上邊有幾個大字寫的是：加強防火院內不
准隨便抽煙(兒)。

院部門口有警衛，
兩個鐘頭一換班(兒)，
時時刻刻加警惕，
保護着這幫住院的休養員(兒)。
看起來照顧的很是週到，
可是休養員個頂個的都有意見(兒)。
要問爲的什麼事，(兒)

聽我慢慢的說根源（兒）：

自從蓋起這座休養院（兒），

裡邊住着幾個休養員（兒），

「挖土機」本是一個傻大憨粗的黑大

漢（兒），

老二是「吊車」本領也非凡（兒），

有一個「瘦肌格拉」的小矮個（兒），

它名叫「震動器」排行是小三（兒），

這休養員雖然有三四十樣（兒），

這哥三個情投意合挺投緣（兒）。

有一天它們閒着沒有什麼事（兒），

蹲在太陽底下閒聊天（兒），

老二它朝着「挖土機」擠一擠眼（兒），

叫一聲大哥你聽言，

三百六十行你是哪一業，

在哪個崗位去上班（兒）？

看你體格這麼棒，

爲啥也到休養院裡住幾天（兒）？

「挖土機」未從開言先紅了臉（兒），

叫一聲衆家賢弟聽我言，

從小生來咱就愛勞動，

練的我胳膊硬，力大無邊（兒），

學會一樣專門技術能挖土，

不用洋鎬和鐵鍬（兒），

就憑咱這一把鋼鐵手，

挖的黃土堆成山（兒）。

不管它「翻斗汽車」和「大板兒」，

我給它裝三下子準得冒尖（兒）。

不是大哥我誇海口，

也不是我「連吹帶撈」扯閒白（兒），

十個工人要挖半月，

頂多不叫我幹半天（兒）。

要問我爲啥來住院（兒），

真叫我有口難言，

絕不調皮、搗蛋、講價錢（兒）。

我心裡想的比花都美，

可是我命苦却像黃連（兒）。

抬東西他們用幾十個人呼呼號號累的滿頭

淌汗，

叫我在一旁乾「賣呆兒」。

我心裡又着急來又生氣，

可惜我有嘴不能說，乾眼饞難提意見（

兒）。

真乃是英雄落魄沒人理，

沒想到在工地成了一個沒有病的休養員（

兒）。

「吊車」越說越難過，

在一旁氣壞了「震動器」排行小三（

兒）。

開言就把兄長叫，

我也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冤（兒）：

別看我人小體格瘦，

身上沒病也沒有什麼災（兒），

重活咱是幹不動，

咱會的技術可不一般（兒），

學過「大夫」會看病，

內外兩科學的全（兒），

內科專治洋灰柱子的心臟病，

「消化不良」和「胃炎」（兒），

我用的都是科學方法大手術，

不用喝藥水、吃藥麵、吞藥丸（兒）；

外科能治四肢不全狗洞和麻子臉（兒），

接骨活血不用仙丹（兒），

七天一過拆繃帶，

保管它體格規整溜光水滑真美觀。

我敢說：要經我手看過的病，

能保它延年益壽多活上百八十年（兒），

也不是老弟吹牛腿（兒），
外人送號「活神仙兒」。

我抱着治病救人的醫療態度到工地，
給洋灰柱子作一個專門的保健員（兒）。

那會想他們用科學治病不習慣，
硬說是釘子輕便好使喚（兒），

先用錘子渾身打，

後用鐵棍來搗釘（兒），

也不管洋灰柱子受了受不了，

他們一搗就是多半天（兒）。

若是拆繃帶拿下盒子板（兒），

心裡不住打算盤（兒），

提心吊胆心沒底（兒），

也不知是「四五六」來還是「么二三」。

這一天打開盒子板（兒），

喲，我的天呀，蜂窩、狗洞、麻子像雞

蛋，鐵筋、石子露在外邊（兒）。

有一對剛結婚的小麻雀正沒處住，
謝天謝地是誰給我修的這麼一個漂漂亮亮
的小單間（兒）。

小三越說越有勁（兒），

嚇！從門外又來了兩個休養員（兒）。

大家一見忙讓坐，

問長、問短，送水又遞煙（兒）。

小三忙把同志叫，

你們鬧的什麼病，休養多少天（兒）？

「輸送機」聞聽氣紅了臉（兒），

沒好氣的開了言：

好好的人哪來的病，

別不了解情況亂發言（兒），

誰再問我這句話，

別說我嘴損罵它缺德帶冒煙（兒）。

你們也買上三兩棉花紡一紡，

我的來歷也不平凡（兒），

我身上有個膠皮帶，

專門技術會運搬（兒），

不管你砂子石子有多少，

架不住我轉轉幾轉轉……

「輸送機」沒等說完話，

「少先吊」搶着開了言（兒），

你別說這些沒用的話，

咱也不是到工地來混時間（兒）。

不管你樓高千百尺，

我能伸手往上運灰漿、木料揹帶紅磚（

兒）。

我心又靈來手又巧，

高處、低處都挺方便（兒），

可惜咱有天大本事人家不用，

硬說我是剛出娘懷的小毛孩（兒）。

你看那金鋼鑽小不小，

攪磁器沒有它玩不轉轉（兒）。

「少先吊」越說越來氣（兒），

「挖土機」在一旁開了言（兒）：

不怨你們說氣話，

也不怪你們有意見（兒），

看起來咱們的遭遇都一樣，

真是同病又相憐（兒），

咱們都不白吃飯，

身上沒病也沒災（兒）；

咱們的思想目的都一樣，

爲的基本建設服務跑到頭前（兒）。

哪知道領導同志思想守舊，

對機械化施工他說不習慣，

一伸手他就用人海戰術，

弄的咱有力無處使好像困龍在沙灘（

兒）。

雖然是咱住的叫休養院（兒），

簡直是上了火焰山。

我看咱乾脆聯名提意見，

一條條給他提上幾篇（兒），

讓他們趕快打破保守思想，

眼光要向前，

用科學方法施工，

把舊「皇曆」扔到一邊（兒）。

用咱們幹活是又好又省又快又安全，

用舊方法好像老牛拉車那得多少年（

兒），

要想祖國早日工業化，

趕快接咱去上班（兒）。

唱到這裡算一段（兒），

願同志們都同情這幾個沒有病的「休養

員」，

幫助他們提提意見（兒）。

考 勤 票 說 話

(快板)

韓 統 良

我的名字叫考勤票，
天天在你兜揣着，
咱倆時時在一起，
你做的事情我全知道。
我天天替你背黑鍋，
見了人我真害臊。
你看我身上寫的啥？
除了曠工就遲到！
今天我再忍不住，
我得跟你嘮一嘮：
問你爲啥不進步？
爲啥人家叫你「天天泡」？
早晨人家做早操，
你還來個「廻龍」覺；

人家早就上了班，
你才帶我去簽到。
進了車間你亂抓，
又找圖紙又找刀，
圖紙和刀都找到，
忘了油壺在哪擲！
你幹起活來好說笑，
上來一陣還打鬧。
技術書本你不摸，
「小八義」你說的呱呱叫。
人家幹完去領料，
你硬要和人擰一較，
人家不願和你擰，
你眼睛一瞪還火了：

說什麼——

「你這小子不合群，
够交情我才和你鬧。」
別人上午任務超額完，
你的廢品可不少；
還有十分才到點，
你早就把手洗完了；
生產時間磨磨蹭蹭，
晌午吃飯可打頭砲。
下午生產你沒勁，
昨晚跳舞打通宵，
拿起活來直點頭，
上下眼皮老往一塊瞟。
有人上前把你叫，
你一着急眼睛瞪大了：
「誰敢說我睡大覺，
我是身體不好，鬧感冒。」

說着就去請病假，
到醫務所裡去掛號，
人多人少不要緊，
內科外科都走到，
候診室裡等一會，
你就來它一小覺，
大夫給你把病看，
說你睡眠不太好，
你點頭連說：「對對對，
昨晚我找竅門沒睡覺。」
大夫勸你保重身體，
又給你開了幾包藥。
你說今天看病挺快當，
順便到江裡洗個澡，
有病不能靠吃藥，
常洗、常曬身板好，
玩了一陣蛙式又打了陣小狗刨。

上岸一看三點了，
穿上衣服往回跑，
交通警察也爲你把心操，
交通規則你不管，
紅燈你也過橫道！
警察上前叫住你，
你還不聽他勸告，
你說：「我忙着回工廠，
影響了生產你擔得了？」
回到車間不一會兒，
幹了個活兒就下班了，
趕緊收拾往家走，
就怕學習組長把你找。
三步兩步出了廠，
我又得跟你到處跑：
上公園你不起票，
睜着沒人從牆跳，

一到裡邊亂衝亂跑，
坐人的椅子你躺着，
兒童遊戲你也玩，
不叫你玩你還「撿一毛」。
彈弓是你防身寶，
來到公園打家雀，
一個家雀沒打着，
打壞了公園的大電錶。
這些事，有的是，
我都跟着你害臊，
咱倆天天在一起，
我不能看着你不學好，
我真是恨鐵不成鋼，
爲啥你還不開竅！
知道過去的不對，
改正錯誤快學好，
每天按時去上班，

咱倆一塊去報到，
我的身上整整齊齊，
誰看誰說咱倆好。
積極努力來生產，

也對得起我這張考勤票。

註：考勤票是工廠用來記載工人出勤
勤情況的。

青年突擊隊

(蓮花落)

姚尚明
金紹卿

甲：樹葉落，天頭冷，
夏去秋過到了冬，
施工現場緊着幹，
工程任務要完成。

乙：要完成，得出力，
說說咱的青年突擊隊。

甲：突擊隊，可真多，
我把劉福生小隊說一說：

乙：談事蹟，我先講，
劉福生担当小隊長，

全隊工友十五名，
精神充足體格棒。

甲：自從那天開會起，
劉福生心裡打主意，

我們小組人手齊，
這回又要打突擊。
乙：全組工友勁頭大，
完成任務沒問題，
會上提出保証書，

不能給突擊隊丟臉皮。
甲：唉！蓮花落，說的快，

一晃過去兩禮拜，
十五天來不算多，

劉福生小組真不「賴」，

十號柱子打的好，
質量高來幹的快。

乙：蓮花落，說的歡，
單說二十三號這一天，

昨晚大雨下一宿，
今天早晨還沒下完。

六月下雨多涼爽，

十月下雨刺骨寒。

甲：今天下雨都歇班，

有的悶頭睡大覺，

有的着急直看天。

乙：（白）老師傳說：

「雲彩往北發大水」，咳！今天，我

看哪，不能開了天！

甲：劉福生走上前，

慢聲細語發了言：

（白）「老大爺你說不能晴天，可是真的？」

「咳！小伙子，我這也是老經驗啦！」

乙：嘿，劉福生一聽槌大腿，

心在腔子裡翻兩翻，

昨天領到了新任務，

二十根洋灰柱子肩上担，

今天要再下一晌，

這個任務哪年完！

「李永祿同志！」

「有！」

「楊玉安同志！」

「有！」

「來來來大家開個會，

把這個具體任務具體情況咱們談一

談！」

甲：咱們本是突擊隊，對嗎？

乙：對呀！當然！那還有錯！

甲：突擊意義不用我多談，

現在問題很明顯，

今天還難打起天！

怎麼辦，李永祿同志？

乙：（白）「嘿！嘿！叫我說，告訴老天

爺別下啦，留點來年再找全……」

楊玉安一聽李永祿的話，

板起面孔開了言：

「我們不能請求老天爺，

咱們要跟你說的那位老天爺爺幹一番！」

甲：「嘿，對！楊玉安同志。」

乙：「是！」

甲：「你看咱們能辦到？」

小隊全體能不能來個齊動員？」

乙：「喂喂！」

要是打仗別忘了我，

我去年在朝鮮，

把美帝打牠個狗噴屎

老天爺嘛！也揍牠個鼻子酸！」

甲：「對，陳志遠，你到哪兒我也到哪兒，

我姓姜的也不能落後邊！」

你一語，他一言，

小隊人員齊到全。

乙：劉玉長開了腔：

「頂雨打柱子挺相當，

大夥意見我同意，

我也打算和風神爺爺雨神奶奶鬪一場，

說幹就幹別磨蹭，

慢慢騰騰急得慌！」

甲：這話說完不要緊，

一旁忙壞小玉江，

撈起鞋子腳上套，

拿着鞋底當鞋幫，

好容易穿上鞋一對，

嘴裡急的直咕嚕：

「我說組長，別欺負我小，

別看我瘦，

我這身上火力可大，

雨點落上都燙的慌！」

（白）得說冰的慌啊！

乙：不說隊員對工作勁頭多麼大，

再表表劉福生組長領隊上現場。

甲：衆工友走的忙，

雨點打臉不知涼。

走一步來退五寸，

鞋裡灌滿稀泥湯，

脚下像蹀個大鮎魚，

東倒西歪直搗盪。

行行走走來的快，

大家霎時到現場。

乙：到現場，勁頭來，

王江上了攪拌台。

甲：攪拌機，幹的歡，

砂子石子上下翻。

乙：要說美，真正美，

上邊還有自來水。

甲：小推車，輕悠悠，

好像誰給澆了油。

乙：澆了油、跑的快，

迎風頂雨把樓蓋。

甲：劉福生，高聲喊，

注意質量和保安。

乙：王江他說你放心，

幹這玩藝咱是神。

甲：老劉說，你別吹，

加點小心不吃虧。

乙：小姜喊，加油幹，

今天咱要露露臉。

甲：小楊說，

什麼露臉不露臉，

首先注意別陷眼，
雨裡幹活要注意，
質量不好我找你。

乙：他二人，打攪攪，
小陳唱的正得意：

（學兒童）「老天爺別下雨，
包子饅頭都給你！」

甲：隊長一聽，笑嘻嘻，
小陳啊，聽我的：

「老天爺，下你的，
包子饅頭沒你的，
洋灰柱子打起來，
蓋完廠房安機器！」

乙：大家聽了直叫好，
哎呀，咱們隊長不得了。

甲：轟轟轟，隆隆隆，
忽然颳起小北風。

乙：雨點大，風聲緊，

一場大雨潑下來，

甲：響颼颼，刷刷刷，

道又濘來跳板滑。

乙：大雨下，像瓢潑，

寒風刺骨打哆嗦。

甲：劉福生，左右看，

選了個高地上邊站，

舉手叫聲伙計們，

害怕困難不是英雄漢，

大雨沖走泥和土，

沖不走咱的心一片；

大雨澆透大棉襖，

澆不滅心裡的红火焰。

乙：衆工友，叫組長，

大家紛紛把話講，

風雨再大咱不怕，